

山连着山

李 天 芳



秦岭文学丛书

山 连 着 山

李 天 芳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题 饰： 彭 鹏

秦 岭 文 学 丛 书

山 连 着 山

李 天 芳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75 字数 74,000

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,72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240 定价：0.31 元

目 录

枣.....	(1)
“丰足”牌火柴.....	(6)
南泥湾丰收.....	(10)
山川柳.....	(15)
向日葵.....	(26)
黄河入海流.....	(36)
东村散记.....	(45)
延安的怀念.....	(54)
山连着山.....	(63)
咏雪词诞生的地方.....	(71)
九曲灯火.....	(79)
宝塔山高.....	(88)
青山常在.....	(94)
边区盐海子	(103)
赶 花	(112)



枣

大雁呵大雁且停留，
捎一把红枣你再走……

人都说，枣儿是延安最甜最甜的秋果。我住在枣园的那些天，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满山架岭的红枣都运回来了，村子到处都弥散着清香。这时节，不论你走到谁家，婆姨女子们立刻会用花布袄袄捧上一兜，跑到你面前，笑容可掬地说：

“快尝尝，跟蜜一样。”你拿一颗放在嘴里，真的，皮儿薄，核儿小，糖似的一下就化了。

中秋节后晌，队上早早就收了工。社员们一下山，家家户户都升起炊烟，小山村进入节日欢腾的繁忙中。我还没来得及在小渠里洗洗腿上的泥土，小媳妇大姑娘就嘻嘻闹闹挤了一屋，这个拉，那个扯，争着要我去吃团圆饭。盛情着实难却，我只好进这家窑洞尝两块家制的月饼，上那家土炕喝

两碗高粱米酒，天快黑了，我才记起该到老羊工家走走。

一进院，干妈*就抱怨我：“你这女子一满不听话。早叮咛你，一下工就回来，这可好，肚子都填实了，才跑到我老婆跟前。”我看看炕沿上摆的这样那样，自觉辜负了她一片爱心。

说话间，大娘独自坐在石凳上，怀里放一竹篮枣，个个都是圆鼓鼓红殷殷的。我一喜也找到了话：“干妈，今个我多吃你几把枣。”说着伸手就抓起几颗。出乎意料，干妈却拍拍我的手，急忙说：“这个你可别动，”又忙从炕沿上拿过一篓红枣，递到我手上：“这是给你留的。”我正奇怪，只见她慢慢戴起老光镜，把刚才那篮里一颗颗红枣举到眼前，小心翼翼地剔去核。又从绣花包里抽出几根丝线，挨个儿穿起来。末了她站起身，把一串串红玛瑙似的枣儿郑重地挂在屋角。

在北方，你可以见到许多亲人在外的家庭，逢年过节，总要把一些吃食东西穿成串，挂起来，留给亲人。这个古老的风俗，我原是懂得的。可干妈一家三口，老伴揽羊，女子是队会计，都在她的身旁，这一串串红枣留给谁呢？我不由开口问：“有亲人在外吗？”她点点头，无限怀念地说了一句：“是啊，出门多年啦。”我还要往下寻问，女儿丹丹回来了。干妈捏着我的手，朝丹丹说：“你姐妹俩去接接老汉，回来赶紧吃饭，完了随队上进城看戏哩。”丹丹一把拉过

* 陕北人对老婆婆的尊称。

我，朝山下走去。

山坡上开满了野花，星星一般眨着眼。我叙说了刚才的情景，禁不住又问丹丹：“丹丹，你说说到底咱家的哪个亲人？”她先抿住嘴笑笑，接着神色挺庄重地朝我说：“不是咱一家的，是咱全村的亲人。”她伸手指指山下一排排窑洞，热情地告诉我：“在家的時候，他就住在那，你看见了吗？有丁香树的那孔窑。”我顺着她的手看去，心里顿时豁亮了，噢——那不是咱全中国劳动人民的亲人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吗？

我周身翻腾起一股热流。丹丹娓娓动听的言语把我带进她的童年：“主席住在咱村的时节，我才五六岁。每年八月十五，月亮一上来，老老小小提着米酒、糖饼、大红果，一群群地来到丁香树跟前，围着石桌，主席和大家一块赏月拉话；娃娃们扒着他的肩头，爬上他的膝盖，直闹腾到月亮上了树梢，庄上人才回去。这时，主席才点上小油灯，伏在桌上写字呢。妈每年到这一天，就挑一篮上好的红枣，差我送去，还叮咛我不敢调皮撒野，小心打扰了他。我听妈的话，提上枣儿，爬在窗口看看，悄悄摸进去，把篮篮往桌上一倒，咯咯一笑，转身就跑了。

“后来他引队伍东上了。逢上团圆节，妈总叨念着，不能叫主席尝尝咱的甜枣了。你不知道，庄上就数咱家的枣树好，是我爷手上栽的。从前，硬叫地主老财赖了去。主席一来，又分给咱家，年年还派他的警卫员帮妈割枝修条呢。主席走后，新鲜枣一下来，妈就把它挂成串，风晒成酥的，给

主席盛着*。那几年，主席今在这，明在那，想托人给他捎去都不成。好容易巴到全国解放。

“那年，咱老社长去省上开会。妈听说主席在北京，赶紧回来把盛下的核桃、枣、桃干、杏仁、南瓜子，美美收拾了一褡裢，抱到老社长跟前，求他说：‘好社长呢，你这回进了省，多翻几架山，长短把这东西给咱主席捎上，空闲了让他回来转转，咱村人多想他呵……’听她说，老社长笑得胡子都快抖掉了，好言好语劝她：‘我的老嫂，出了咱陕北，就不用翻山了，净是几百里几百里的大平川；可到了省，离北京城还远呢。’妈一听，心凉了，老社长赶紧又说：‘这样吧，你先拿回去收起来，下回我进京时，准给你捎上。’

“后来，爸知道了，深思远谋地对妈说：‘放心，从今后你给咱好好种地，我给咱好好揽羊，过几年咱老俩口当上个模范，我赶一群肥羊，你背上红枣，爬山涉水，也要进京去瞧瞧他老人家。’……”

“羊群回村了。”我望着沿河的小路，对丹丹说。

白格生生的羊儿，云彩似的，一朵一朵向村子移动。丹丹按不住心底的欢畅，指指他爸赶的羊，朝我说：“你自己看，爸的话没有白说吧？十几年啦，队上的羊都归他管，个个养得肥敦敦，谁不夸他！我妈虽说老了，可也硬朗，你看屋里她那些奖状……说真的，总有一天，爸和妈要到北京见咱主席呢。”话到这，她沉思了，那双纯朴而聪颖的眼睛告

* 留的意思。

诉我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去的。”

月亮升上来了。通往城里的公路笔直如带，两旁浓绿的大树，把月光斑斑驳驳的洒了一地。社员们说说笑笑地去城里看戏，我和妇女们坐在拉拉车*上，青年人踏着自行车，一辆辆地从我们身边飞过。男的带上女的，也有女的带着男的。丹丹看见新娶的媳妇身后坐着女婿，忍不住打趣道：

“愣小子，不怕把新媳妇累坏了！”那后生拍拍新媳妇的脊背，爽快地说：“粗胳膊大脚，怕啥哩！”大娘在车上，感慨无穷：“我要有年轻人那两片脚呀，早骑上车，去瞧瞧咱毛主席了。日子过得枣样的甜，谁不想他呢……”

我望着无垠的天空，月儿更圆了，更明了。我的心在想：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更淳挚更深沉的感情呢？

一九六四年五月

* 小毛驴拉的架子车。



“丰足”牌火柴

延河畔上有一座火柴厂，虽然规模不大，却是我们新中国“火柴厂之母”。党中央在这里的时候，人们说起这个厂，就会翘起大拇指：“咱们自己的火柴，根根管用！”今天，火柴厂的全体工人，珍惜这种荣誉，努力要攀上一个更高的水平。

前几天，生产股长老郑，提出一项轰动全厂的建议：取得林业部门的同意，组织部分工人进梢林，就地取材进行加工，然后把木材半成品运回工厂。这样一来，就会缩减百分之八十的运费，大大降低产品成本。

提起上山进林，老郑象忽然年轻了许多，二十年前，就在那丛丛的密林中，他对着党旗庄严地宣誓：“把革命干一辈子！”从此开始了自己生命的真正历程；也就是在这丛丛的密林中，水里来，泥里去，抡斧拉锯，肩扛臂挟。在山岭上一所破烂不堪的骡马店里，他和战友们一起建立边区第一

个火柴厂。胡匪进犯延安，他随着大队转移，一路走，一路坚壁清野，把机器拆成零件，一镢头一镢头深深地埋在地下。胜利归来后，他又一镢头一镢头把它们挖出来……

老郑走出车间，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厂房、烟囱、路旁成荫的大树、青青的草，都沐浴在晚霞的光辉里。大门跟前那一排新盖的窑洞，显得特别豁亮。老郑不由地想到，从当年出梢林，到今天重进梢林，二十多年来，他们的厂子有了多么惊人的发展。他知道，这中间每走一步，就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象火炬似的燃烧着他的心，激励着他和战友们节节前进。想到这一切，老郑感到全身的血液流得更快了。他大步走到屋舍前，拿起红漆大笔，登上梯子，在粉白雪亮的高墙上，描画着用铅笔勾勒出的四个大字：“自己动手”。他描着，不象用笔，仿佛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。

“嘿，什么时候当上油漆匠了！”梯子下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几乎惊得叫了起来：“哦，是你！”说着，一纵身跳下来，正要上前抱住来人，忽然意识到两手沾满油漆，呵呵笑了。

来的人是老郑二十年前的战友老霍，虽然年过半百，却不减当年的英武。两个老朋友肩膀擦着肩膀，进了窑洞。老郑让客人坐到床上，便把油腻的双手塞进脸盆。

老霍坐在两个柴凳支起的床上，发现床上放的还是当年他俩睡在一个炕上的土布被子。他热切地盯着他的老战友：

“你这是卧薪尝胆？也不给自己搞点‘基本建设’！”老郑听了朋友关切的话语，诚恳地笑着说：“我的老伙计，顾不上

这些。如今跟从前打胡宗南不一样了，要学会为社会主义打仗呵！这几年，我注意了在这个单位上的投资……”说着，他用手指头敲敲那长着稀疏头发的脑袋。老霍环顾窑洞，才发觉满屋子的墙壁上都挂着各样报表，柴桌上厚厚一叠报纸旁，立着十几部精装大书，书脊上的金字闪闪发光。案头如此丰富，床头却那样寒伧，他十分理解地笑笑。正待再说什么，一个小伙子忽然闯进来，带着为难的神情对老郑说：

“郑股长，去瓦渣河的东西都备妥了，就差一个磨石，实在没办法想，我看……”“我看拨点款买一个，是不是？”老郑看着这个新来的小徒工，半打趣半认真地说。小伙子正要分辨，老郑却转过身招呼老霍道：“你等等。”跨脚出去了。

不一会，他抱来一块足有三十斤重的石头，小心地放在地上，问小伙子：“这咋样？”看这块石头四棱四正，平光光，滑溜溜，小伙子脱口赞叹：“这家伙最好！郑股长，从哪里弄的？”“拨款买来的。”老郑学着小小伙子刚进门的口气，朗朗地笑了：“上星期，我给厂里拉料，路过裴庄，看上这家伙，回来琢磨琢磨，倒是块好材料。”“哎哟！”小伙子叫起来，“二十多里路，你都把它搬回来啦！”老郑收敛了笑容，脸色严肃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好后生，过日子，这双手就得勤快些。你问问我这老朋友，当初我们建厂时，问谁要一个铜子？还不是靠这双手。如今，条件好了，倒动不动就伸手。记住，从今后，这个‘伸’字，可得改成‘动’字！唉？”小伙子点着头，扛起磨石迈出门槛。他觉得肩上

沉甸甸的，不知是磨石太重，还是老股长的话有太多的分量。

老郑这时才发觉客人来了好半天，连一根烟也没顾得抽，他取了一支烟递在老朋友手中。老霍正要从口袋里摸打火机，老郑却递过一盒火柴，深情地说：“用这个，咱厂子的。”老霍接过火柴，没有立刻点烟，他被火柴盒上的图案画吸引住了：汹涌的延河向远处流去，水面上横着一座大桥，嘉岭山上的宝塔高高地矗立在白云间。反面是两株硕大的麦穗，中间印着“丰足”两个红字。火柴上的图案是那样亲切，又是那样引人深思。老霍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老朋友生活的全部内容。也深深地理解，二十年来，延安人民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……

夜深了，嘉岭山，凤凰山，清凉山，都燃起层层迭迭的灯火。老霍走出厂门，激情地思量：明日一早，一辆辆大卡车将满载着“丰足”火柴，象输送革命的火种一样，驰向四面八方……

一九六四年六月



南泥湾丰收

我常常想念南泥湾，想那一层层青砖箍起的窑洞；想那山上山下的好庄稼；想那些撒欢的牛羊，饶舌的鸡鸭。但催我一得空闲就想来看看的，还是长年战斗在这里的我所熟悉的人们。

秋忙中间，我又来到这里。进村时候，日头都快挨住山嘴嘴了。庄上静静的，不见人们升起炊烟，队委会的窑门上也挂着锁。我站在大柳树底下，盘算个去处，头一扬，望见长长柳叶里藏着个小鬼。他穿件白褂褂，手里拿张弹弓，亮眼睛一瞅我，就搭腔了：“人都山里去啦，我在这照看庄稼。”说着，就从鼓囊囊的衣袋里，掏出个石子，一张弓，嗖一声就射了出去。稻田里的麻雀，哄地惊飞了。“是队长派你来的吧？”“是我派我来的，大人们顾不上。”多懂事的一个小鬼，我真想和他多拉几句，他却俨然象个哨兵，坚守在岗位上，巡视公社的天空，不让敌人糟践一颗粮食；那

神气，是不乐意任何人打扰他的。队委会门前，堆了一大堆新鲜玉米，看样子，人们准是收玉米去的。我便抄着小路，朝山上走了。

南泥湾本来就是美丽的，在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，显得越发迷人。平展展的川地里，稻子成熟了，晚风中，泛起一层层的波浪，远远望去，象一条滚滚流来的大河。两旁的山坡上，是一台台的水平梯田，整齐得犹如天工雕成。谷子、糜子一层层铺排上去，直接上蓝蓝的天。金色的阳光，蜿蜒的山脉，还有香甜香甜的空气，都使人强烈地感到：这是一块富饶而美丽的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远远的山坡上，传来一声声悠扬的山歌，我搭眼望去，老队长和那些快活的年轻人，都在那边。听得出唱歌的是去年才来落户的夏姣娃，她用歌声和我打招呼呢。

我一路小跑，来到地边。年轻的女子们嘻闹着，从玉米林里钻出来。我奇怪竟不见姣娃。她们神秘地眨眨眼，指指那边：密密的玉米林里藏着四五个女子，都背对着我，一人系着一顶新草帽。地头上一个小女子拉拉我的衣袖：“你猜猜，哪一个是姣娃姐？”我凭旧有的印象，不加思索地指指最瘦小的一个，女子们都吃吃地笑起来。待那几个女子扭过头，我才知道猜错了，姣娃抱起一筐玉米，笑咪咪地走过来：“你真的认不出了？”

可不是，去年我见她的时候，还完全是个孩子，娇嫩得连见了青蛙都害怕。现在，我跟前的姣娃，简直象高原上一棵枝叶丰茂的白蜡树。圆脸蛋饱满而健美。那黑红黑红的两

臂，厚厚实实的双手，还有熟练而利落的劳动，都叫人一眼看出，她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年！

老队长看出我的心思，他指指上上下下一片好庄稼，对我说：“这都是这些年轻人一手种上的。水平田是一铁锨一铁锨垒成的，肥是一筐一筐担上来的；锄草、捉虫都用尽了心。这伙女子人不大，可有股厉害劲呢！……”

没等老队长夸奖完，一伙女子就齐声向他进攻了：

“老队长，咋不说说你自己——”

“梯田垮一回又一回，是谁给我们鼓劲来？”

“是谁把着手教我们点种来？”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些嘴……”老队长笑着打住了，姑娘们也嘻嘻哈哈笑了个欢。

走到地头，姣娃一口气给我讲了她们跟着老队长种庄稼的经过。我看看那双结了一排厚茧的手，笑着说：“这双手跟老队长差不远了。”她谦逊地摇摇头：“差远啦。老队长常说，他们从前开发南泥湾，为的是打日本、打老蒋，闯一个新中国。我们现在建设南泥湾，可是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呢。你看，我们怎能不好好地接班？”她谈着美好的理想，脸上流露出永不满足的神情。“我们团支部订新规划啦，你回去仔细看看……”装好筐，她把沉甸甸的担子放在肩上，踏着轻快的碎步，下山去了。

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一代！一年来，她们在南泥湾，耕耘、播种，付出辛勤的劳动，而老一辈又把革命的种子，深深埋进她们心里。春夏秋冬，几经风雨，两种种子一齐吐芽，一

齐扬花，如今又一齐结出丰硕的果实！

夜来了，大伙儿围在柳树底下，趁着月光剥着新鲜玉米。高原上的秋夜，虽然有些凉意，可和这样一些年轻的、年老的人靠在一起，叫人觉得全身都是暖烘烘的。说笑间，上午碰见的那个小鬼也来了。他偎在老队长的膝盖上，一本正经地报告他一天的工作。老队长亲昵地摸摸他的圆头。猛地他象想起什么，急忙从衣袋掏出一封信，递给老队长：

“是邮局的叔叔送来的。”这是从遥远的东北长白山麓，寄给南泥湾人的。老队长顺手把它交给我：“给大伙念念！”

南泥湾的爷爷、叔叔、阿姨：

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们丰收啦！

春天，我们少先队员在学校后边的山沟里，开出了好大一片地。一颗一颗种下你们寄来的种子。现在，谷子、糜子、玉米长得都比我们高。我们高兴极了，多希望你们也来看看呀！可是山高路远，大伙儿商量了好半天，才决定把每一样收获都寄一点给你们瞧瞧。

老师经常对我们说，南泥湾人是英雄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想作一个南泥湾人。

亲爱的爷爷、叔叔、阿姨，你们看，我们够条件不？

致少先队员的敬礼！

读信的和听信的是一样激动，一样兴奋。老队长不知什